

禁

林

公

詩

全

叢林公論叙

叢林公論叙



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議非
道之本而言不可亡苟存器而忘本
樂之所以道也立言而忘本道之所
以喪也然而去器無以聞九韶之樂
亡言無以顯一貫之道唯調器以中
和樂之成也話言以大公道之明矣
南蕩者庵老人予之端友也拜教聲
前踰越二紀蹟其為人厚性體仁寬

幸田成友



中毓物平居閑澹恂恂然似不能言者逮說法則詆訶佛祖談論則刻轢古今公論一萬餘言槩其緒餘非特起而作之也予酌其理詣騫闕一無所以抑又究其黜訐盪滅是非區區覈其操摻金根之謬深虞後學訟惑其說誕妄相糾舍正路而不由及推其至公至當優入聖域明與日月俱大與天地竝深與江海埒峻與山嶽

侔宏曠穹崇有本者如是於戲和氣薰郁惠風押壘未有不并之技學者毋以自枵淳熙己酉季春芊魁巖主宗惠叙

叢林公論

者庵 慧彬 述

僧寶傳齊禪師贊曰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而昧者剿之使古人之意不全為害甚矣故併錄之公論曰覺範何從得此語故併錄之又曰昧

者剿之使古人之意不全爲害甚矣
爲復害於性乎命耶害於道乎德耶
害於人事乎風化耶冀明以告我使
後世不惑於斯矣如僧問趙州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荅曰庭前栢樹子古
人之意如何不全爲害甚耶只如法
眼問楊州光孝覺禪師云近離甚處
曰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
是否覺云無眼云叢林盛傳何得言

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
師好光孝與麼對荅莫也使古人之
意大不全乎寂音皮下無血則已有
則聞此得不愧恧乎使趙州當時實
有辜負不辜負之語昧者剿之則又
如何其意不全耶使無之而臆加之
是爲蛇畫足也噫駟不及舌矣

梁肅作天台法門議其略曰今之人
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

無字通旨
十七

私教不廢

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
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
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
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
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
之。與夫眾魔外道。為害一揆。噫。肅何
不思之甚。而輕發其言乎。肅謂正信
者。只知正信之名。而不知正信之實。
入正信之實。即無佛無法。何罪何善。

之謂也。肅又引經曰。開方便門。示真
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
法門。肅徒知引經之語。而不知經之
所詣。若明悟真實相。與不二法門。即
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時也。故經云。
若此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
邪觀。若肅之見。不俟赴燭。坐致焦爛
尔。

東山拾遺云。圓鑒謂祖曰。投子青長

大之夢
何家伊子

老在此山會聖岳參老僧有入處遂
以大陽宗旨付之一日禮白大陽宗
旨已蒙和尚付受臨際宗旨可得聞
乎圓鑒曰吾以遺命付與洞山血脉
如臨際宗旨汝未曾夢見也祖爲了
亭言此事投子傳曰圓鑒遠禪師退
席居會聖岳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
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
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
青明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
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
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
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怛怛我即便嘔
拾遺謂臨際宗旨汝未曾夢見祖爲
了亭言此事指定事實意投子實未
曾夢見臨際宗旨也投子當年明悟

及有入處是入臨際宗耶入洞山宗耶明悟洞山宗耶明悟臨際宗耶不悟不入則已既悟既入復何議哉夫古今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既悟既入何臨際洞山之間耶今之言五家宗者門庭也其道豈以異乎苟有其異則異端爾豈吾祖宗達磨之道耶且如投子既悟之後與浮山酬對浮山曰汝妙悟玄機耶投子便能道設有

妙悟也須吐却資侍者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投子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怱怱我即便嘔是時投子是用洞上宗旨耶用臨際宗旨耶拾遺便作世諦流布以爲實語云祖爲了身言此事於戲古所謂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又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蒙又審之第此一節非拾遺之筆蹟恐後生以血氣相勝而加祖爲了身

言此事

歐陽本論云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公論曰嗚呼壽世間者不容於偽果其偽不敗於今即敗於後日佛法之於中國非一日矣既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知其無可

奈何豈不反思之必偽而然也邪蒙又思之凡觀言論當達其意無以事求孟子曰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歐陽所論非排佛者也欲壯其儒道也曰禮義者勝佛之本也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此亦傷儒道浸衰之意也退之大儒也永叔亦大儒也排之破之實激揚吾釋氏之道豈曰小補哉

自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
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
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捉拳非
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
不可為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
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為
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覺範
云永嘉止說悟後之病公論曰不悟
則已既悟復何病耶此正指學者之

悟門非說悟後之病也覺範又曰天
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公論曰天
下之理不待一言而盡矣

衆生佛性猶如虛空非內非外一切
處有又云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
虛空以瓦石等為所對故云對於虛
空洪覺範作法昌遇禪師贊略云所
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搥鼓為十
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真單徒之有衆

亦差勝生法師之聚石噫泥像也石亦像也像之與像猶虛空對於虛空烏可以妄見分別名相較於優劣而謬後學

死心新禪師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牾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新窘無以進遂被詆訶趨出默坐下板會知事捶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舟峰庵慶老贊曰余閱死心悟門政

所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然死心聞杖聲大悟之時物我兩忘能所俱泯縱以虛空而形容之而莫可得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老以渴驥怒猊况之猶瞽者摸象不亦遼乎

伊川先生云釋氏理障之說謂既明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為障也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

已與理爲二。公論曰：理本成見，與一念而明之，即以爲障。况執持者乎？孔子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此正理事。二障也。其或自矜自伐，我是彼非，何翅已與理爲二也乎？

冷齋夜話云：舒王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飯罷，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黃白物數件，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其司之者，乃小

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弃之而去。王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當如此。群兒作息，乃可耳。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朱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王曰：這老子嘗謂衆曰：是什麼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舒王聞之，視世間珍貨如電露，陽焰空花，以至舍宅爲寺，盡得自此語耳。寂音引事類類大書布于方策，以

是知寂音曾不悟宗門之旨同舒王
作警世之語會之灼然可知也易曰
眇能視跛能履寂音之謂乎

士農工商各職其分苟或悖戾雜糅
則圓木方竇動謬世法釋氏尤宜不
預焉落髮方服爲物外人食取接命
衣則說長戒法不許參預世事通致
使命結好貴人今有濫其徒屬稱檀
越爲恩府佞誠尤甚然人有日受千

金之賜者有自歿而翼者圖子子孫
孫善後之計之所宜稱脫或稱者是
僭越其分也間有成其梵相營其佛
廬四事給之蓋篤信晞法外護宗教
可稱大檀越及功德主耳

湖州何山粹禪師閩人也嚴毅有法
則學者謁見少闕禮即詬而教之其
禮人亦厚一日陪數宰官陟道場山
見壁間所畫三界輪回圖問師此何

義也師曰不獨佛經言之而孔子言之亦已詳矣曰何謂也師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宰官各合爪首肯之

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也利貞誠之

偏

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公論曰太極動三才備矣然誠與易與性一體而異号不待次第而有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得而見而見者用也如雲焉不轉矚而普徧若待次第而有不亦徧且勞乎曰源與立皆非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公論曰孔子學周公者也行住食息夢寐皆見周公之在前也既至周公矣孔

即周周即孔故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聖即天天即聖既聖矣又何希耶天
體也聖用也曰聖希天則吾謂不然
也

熙寧間有橫渠先生張氏名載著書
十卷曰正蒙其論性云有無虛實通
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者
苾蒻可俊曰吁哉如是論性乃性之
名字影響也絕不言有自得之理此

吾宗指爲死語輪扁謂之糟粕焉能
盡性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
其自得之也苟不以自得爲驗天下
異學邪正不分何以別乎伊川先生
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公
論曰喫作一物則不中

榮辱失得喜怒哀樂隨之至榮莫過
君沛命至辱莫過法刑戮苟有遇之
則瞽其心失其常唯得道與有器識

者恬如也。然吾之徒遇之當如何焉。英宗皇帝手詔賜大覺璉禪師天下寺院任性住持。禪師不利也。及東坡制宸奎閣記移書審之云。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是否。切請錄示全文。欲入此一節。覺答云。無之。覺沒果得於書笥中。大觀元年

上賜芙蓉楷和尚紫伽梨號定照禪師。楷辭免不受利名。再付開封尹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楷確然不回。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吏曰。長老枯瘁有疾。即於法免刑配。楷曰。昔有疾今愈矣。於是着逢掖編管淄州。嗚呼。二大老非唯得道之深。實得比丘之大體。是可主其法也。今之主法者。徼幸於萬一。則喜溢眉面。有

不勝之態苟失之則搖尾乞憐嗚呼
大覺芙蓉今未之見其無有耶主法
者誰歟

禪林僧寶傳迺光昭先德之大道輝
曜既沒之盛致所以繼傳燈廣燈續
燈之作也此書流行猶燧火户户有
之然傳多浮誇贊多臆說謬泐後學
同時諸大老道出古今明揭日月而
無一言可否何耶善者不辨辨者不

善乎是非其書不足可否乎抑君子
亦有黨乎蓋嘗可否矣而蒙未之睹
乎

臧居士名宏四明人每見衲子必勘
之一日坐酒肆有僧自外入丐佇立
久之忽厲聲曰好好臧闖箔云好在
甚麼處僧指酒帘曰路上有花蕪有
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不是臧去甚處
得者消息僧云準前買得來臧云恁

麼則拖泥帶水也。僧作倒勢云。扶取老僧歸去。

伊川云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摠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公論曰。道不在言語多少。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哉。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正法眼。雲門云。普而又何哉。言乎言乎。邈尔遠乎。

四明天童朴禪師。閩人。富有記問。紹興間。始主慈溪之蘆山。深嫉叢林主席者。預營壽藏。每曰。有限山林。無窮骸骨。積累歲月。殆將無所容焉。乃創三塔之廬。闕地爲窰。既深且廣。覆以堅琰樹。窰堵波於其上。龕佛中。聳下穴。小竇暗通於窰。凡住持人入滅。闍維之後。拾其骨與舍利。自小竇轉入于窰。二亦如之。一以爲衆。苾芻除。僅

男之設一以容檀越願者無問貴賤聽之榜曰三塔聞見莫不善之意將有激云耳及尸天童未幾躬跡寺之南隅菜圃之右架屋百餘楹中闕壽塔護以欄楯飾以藻碧軒沼映帶曰藏雲曰占月又嘗鄙其川麓之不雄遷反者三過者曰今之朴是昔蘆山之朴歟非耶何昔賢今否乎切聞貧則守約富則矜奢貧富不能移者為

得焉蘆約天富安能移得者夫

惠葦湖曰大九制述及為議論苟欲公明須是無氣介蒙聞其言拜手曰至哉言乎徐謂葦湖曰有氣者不能為無氣之言無氣者不能為有氣之語葦湖曰唯雖然蒙於啓處應對莅事設施是氣之所使耶私自揣之蒙亦無氣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蒙之無氣脂乎

天地日月而無少虧明日以是而語
蕁湖蕁湖掉首曰吾不知也

普依字無依閩人也道明識高處衆
有法度陸沉叢林少有其所蘊不
幸早世與蒙相友善而多有頌語散
失不復得唯記其愚叟贊云這箇阿
師全無巴鼻老南之頭老聃之耳噫
以此爲愚叟則增金以黃以此非愚
叟則弃波求水是不是乎我焉知尔

飛來峰下再相逢一掌攔腮且饒你
琰之侍者蒙里閑人也丁未秋自育
王出訪江湄清談欵密琰舉蒙庵岳
禪師始應淨衆辟命道過鼓山竹庵
珪禪師請爲衆說法竹庵引座云鼓
山三十棒要打新淨衆大衆莫是未
入門合喫此棒麼咄莫是已入門合
喫此棒麼咄莫是鼓山盲枷瞎棒胡
打亂打麼咄咄若是我臨際兒孫便

請單刀直入岳遂登座云鼓山三十
棒要打新淨衆大似話驢得驢話馬
得馬淨衆今日到來要騎便騎要下
便下而今突出人前未免弄真像假
以手取拄杖云今朝暫借鼓山拄杖
與大衆拔本去也復放云休休將謂
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遂下座蒙徐謂
琰曰語錄所不載何從得之琰曰拙
庵和尚蒙遂橫首琰曰實栢堂每以

此舉似蒙曰竹庵合契者庵棒

先儒所論氣爲車識爲馬學術御之
車以載重馬以適遠學探天人之曠
術應臨時之變氣識學術備者事多
成功而聲名遠大信不誣矣初温之
龍翔迺兩小寺東西角立大江中分
紹興初真歇了禪師董莅之初睥睨
談笑實以土石合爲大利竹庵珪公
名曩未翦一日分衛說法城闔民未

晞信師侍立其旁欲頂其足堅遜久之趨請欵密遂端跣受師展拜四衆錯愕謂天壤間復有斯人明日郭人如霧突水湧而輸金帛焉師董福之雪峰衆僅一萬七千指妙喜杲禪師一夕說法其中語多玩之師恬如也又嘗行丐浙右施者如萬派奔匯師謂諸檀曰布施以破慳心不必多我後有光佛子來汝當施之光因得佛

子之名於戲師道聲藉甚幾半天下山陞海疊之人謂生佛于世雖沒久矣其道聲益著者是非其氣識學術而致之乎或曰以師爲氣識學術其道安在蒙曰有二事耶氣識學術正則乃道之形容也今之稱禪師者例以儒墨相勝哀哉

紹興己卯間永嘉康公侍郎權紀年八十有餘而與醜胥先師過從一日

謂先師曰某雖耄矣於先聖典籍未嘗輟卷每至夜分燃紙漬油燭書竟十枚方就寢先師曰學問既明苟臻乎道群書可捐侍郎所得如何耶曰權所嗜者唯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顏淵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此乃孔門之妙道也先師曰此指學者入道之由耳康厲聲曰孔子之道何在先師曰在

鄉黨一篇康沉吟久之乃諭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或曰孟子不遇魯侯而不尤人可謂君子也得非怨天也乎公論曰孟子所謂天者本也理也自然也非謂上帝之所命也或者謝之

垂天之翼然後致九萬里之遠萬頃之量然後有吞雲夢之志若其知小

周禮作書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仙居龍學吳公廼簡堂禪師故人也淳熙庚子春簡堂自姑孰來歸天台國清未幾吳公劃然哀帥里閭及鄉寺無問貧富積百萬錢以命簡堂陞座說法意者準若錢分爲二其一以周國清之急其一以葺景星岳乃簡堂退居擬二老晚年往來作物外游簡堂微知之投袂而起左右莫敢誰何初

寒民荒寺質釜襦暨鏡磬而輸焉逮
吳公反其錢即以歸其質咸忻忻以
德簡堂嗚呼錢如密一滴也甜卷而
懷之孰原其自然簡堂非素惡其財
以其無道也後世聞其風貪夫廉是
大有助於名教也

別峰印禪師始莅京口金山名霧振
飛奔走衲子逮晚年道聲沉墊淳熙
戊申夏六月甲寅蒙嘗登徑山從歛

談論凡七夕適屆東山諱日其拈香
云自從吠破鐵酸醜四坐道場工白
戰谷谷呱作鶉鳩啼者川為豈肉猶
暖孫枝枝上苦葫蘆茗椀爐香通一
線嗚呼觀其話言不減疇昔金山一
別峯耳何趨舍不伴是非道有昏明
名有顯晦齒有壯老時有通塞耶凡
欲有為無先抗志志苟誠矣無所不
達

予

塗毒和尚始參大圓智禪師親繳久之圓嘗謂毒他時萃廣衆闡大法居一日訊問悅眉不答復自稱曰和尚今日督閱毒曰何也曰適有日者啗略子命異日出世衆不滿二十以故吾之憂也毒曰凡出世人第恐無本苟得本獨對聖僧與飯亦無愧焉圓大悅曰子之論非常人所能及也殆塗毒晚年被 旨生盟徑山果有衆

荷法公論曰本之一字可謂格言患所以立者是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然云理不可窮可窮非理也性不可盡可盡非性也命不可至可至非命也須知窮者盡者至者便是理是性是命也公論曰窮者盡者至者謂是理是性是命斯乃以心推窮尋究即能推者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殊不知窮與盡與至

乃指學者入理性命堂奧蹊徑介
或問孟子與告子論性一篇其至矣
乎公論曰易云中心疑者其詞枝孟
子告子皆枝言也牛羊人形也玉羽
雪質也性非形質堅輕消也曰然則
何謂性也公論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

或問曰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蒙
曰文章則無以上之而其意多譏訕
怵悵文過飾非非純良達者之言也
或者未諭蒙曰熟味則知之矣

或問曰陶淵明歸去來辭古今莫有
間言非器識才學並高而何蒙曰然
淵明作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賦此
詞而歸其閑淡優逸辭高理詣莫能
過矣獨消夏二字抑有說焉論居者
曰輕紉一幅巾短簞六赤床無客盡
日靜有風終夜涼或曰何謂也曰思

而思得

或問曰王元之小竹樓記何如蒙曰
如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幸自可伶生
而繼之云消遣世慮猶玉之玷耳
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不及不肖者以微昧闇弱而不自得
賢者以聰明黠慧而自障既曰過猶
不及誠哉是言也已公以古月自号

繼

以月

古今也且今月不往古

古月不至今今古岳立兩不相到假
言以今準古古亦今也以古望今今
猶古也古今昭然義亦明矣或曰今
之所言古月者非古今之謂也夫乾
坤之內六合之中萬有叢然人事紛
紜非古即今復何逃其今古二字耶
既非古今之謂決有旨哉若賢與不
肖特未得其朕矣既命者庵業識翁

為銘翁雖有父母所生之喙亦何及
耶辭不獲免強而銘曰堂堂已公古
月日兮就之也昧徒兀兀兮即之也
明匪圓闕兮徹去余論見古月兮
伊川云釋氏說道只務直上去不見
四旁故皆不能處事惟務上達無下
學又云佛氏不能陰陽盡晝夜死生
古今安可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者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

豈知此哉公論曰治生產業皆與實
相不相違背謂無下學可乎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高低岳瀆共
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
昧謂不識陰陽等可乎學到顏子處
方得純亦不已若未到顏子而云純
亦不已是亦業識也前後際斷即坐
忘時也彼豈知此哉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也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或
曰旣隱曰直可乎蒙曰子之證父弟
之訴兄先有證父訴兄之曲不必問
所證所訴何事何由也當其未證未
訴之時其理固直旣啓證父訴兄之
口則以陷於滔天之惡矣尚安得有
所謂直哉

薦紳雅士與數客過南蕩之湄曰伊
川云禪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
往往直有都不曉者蒙曰不耘者有
之握苗者有之度地之肥磽亮土之
所宜善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善者信矣此老農老圃之事備嘗
之矣一曰如李義山贈稷山驛吏王
金詩云過客不須詢歲代唯書一亥
與時人何謂也蒙曰亥爲十二支神
屬水位居乾方配地之靜火絕

木生水旺金病之鄉匹為幼子三十
六禽三之位也歲之所在曰大淵獻
戰國時有亥唐亦秦二世名也義則
亥也依也事則魯襄公三十年三月
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
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日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

史之其年

音子野

他
虛鬼反

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貉也而皆以名其子十
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今本作二
萬二千六百有六旬失其讎校也於
是薦紳相顧頷之而去

明道牕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
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之故
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橫浦先生云草
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
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豈流俗之見
可同日而語公論曰儀封人一見孔
子遽以爲木鐸者以其見所未見故
驚而爲之語也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
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
代之勲業也橫浦先生可謂至論
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
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
微處起經綸讀堯夫此詩宜其詔不
起也確乎其不可拔自守其道矣又
不若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
趣向真如揔是邪隨順眾緣無罣礙
涅槃生死是空花

橫浦先生云韓退之生平木強人而
為寒餓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
亦可恠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
賊筦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
知耻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
心未必然乎當與有道君子議之公

論曰繫辭云失其守者其辭盈

讀墳典誥身心當肅然如對能仁諸
祖周公孔子我是迦葉阿難及諸弟
子我是顏回曾參七十子之儔儼然
在前琅琅玉音諄諄之誨在耳一聞
千悟身心廓然孰云去聖踰遠不然
徒費日月膏燭耳如曰不立文字見
性成佛道貴自得左右逢原豈在循
紙墨點鬼簿味糟粕耶蒙則曰大哉

言乎第非垂棘之璧耳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微知其寂則動矣略有感意則不通如鐘焉谷焉呼之則應扣之則鳴未呼未扣之前庸有知與意乎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小人女子根性味劣固不足論君子溫良恭讓聖如孔子而

此後對句思也直類切怨也

欲使小人女子有禮不懟言於已亦猶其難欲全德而為君子又其難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安非平安之安安樂之安乃時安之安不見是而安乃易之序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繼之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公論曰者箇香爐能盡聖人之意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非艱難中取

易略之易非繁劇中取簡省之簡言
易則難矣言簡則不少也易簡在一
念未萌已前晝明夜暗春生夏長則
知乾坤之易簡也故曰易簡之善配
至德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不改之義有絲
毫繫念則墮於人欲人欲既無天下
之理得矣觀之一字不得已而言也
微有觀意則不妙以有欲觀形名度

數微尔知其歸趣正而不惑故曰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有欲即
無欲也又曰和其光同其塵即內不
失正外不殊俗或以老子溺於虛無
其可忽哉

自誠明謂之性非世間專著之誠乃
寂然不動不因一緣廓尔明悟無得
而稱焉強名曰性自明誠謂之教雖
有誠之蘊而不見誠之體因聖人典

教洞然明發不依倚一物者乃誠之體亦無得而名且曰自明誠謂之教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大矣哉誠明之道配天地膾萬物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不行而到不勉而中曰致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非情識聞見妄覺之知此知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得之盡已之性則盡物之性物

格心也
物也
去字格也

我兩忘是謂致知格物

言顧行行顧言此正吾釋行解相應如說修行也華嚴十林菩薩各說一行之法共成十行明密行如林功德之地無一物不由地之所生無一佛不由行之所成但取言說不行其行是名邪魔外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果如是不見有上下之位既無驕與倍豈

常人所能到哉與夫自高標置徼幸
欲居人之上者不可同日而語

儒者貴其天理誠可貴也父子之間
天理也父慈母愛子孝天理自彰不
待學而後有廣而論之凡有血氣者
皆有天理也小人初在襁褓中天理
全及其長大貪欲一萌於心蔽於天
理致於不孝不弟者有之吾徒割所
愛從釋是絕天理也乎曰不然聽父

母之命而後從之故曰舍子出家者
是也天理無所不在世人徒見色服
之異謂絕天理今之孝弟乃天理之
麤淺耳能學道以明天理之高深無
乎不報者斯得天理之大全

泰華可夷也江海可涸也飲食可無
也孝不可忘也蒙嘗曰大孝同天地
並日月而健行不息大戒曰孝順父
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孝可忘乎吾

徒祝髮壞衣墮三寶數者無問貧富
唯相尚以道不以通塞貴賤爲耻勝
間有父母無親屬共億者佛許減衣
鉢一分以奉之微有好勝惡貧之念
萌于中而不躬父母之養者非吾釋
之子也

大王始居於豳戎狄攻之欲得財物
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怒欲戰
大王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

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
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
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
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太王長子
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歷子昌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太伯虞仲知父欲立季歷以傳
昌遂文身斷髮亡如荆蠻示無用於
天下爲賢哉德乎有是父而有是子

文王勃然興於周者蓋在此矣

漢高祖既有天下對群臣謂父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公論曰高祖對群臣面折其父使太公血氣尚熾則父子不順矣及讀楚元王世家封其兄子信為羹頡侯以其母嘗爨釜故儻信識孝義之本願為黔黎可也嗚呼高祖懷愠既久逢時呈露

無餘蘊矣其於孝弟何有哉驗於親親日子可知矣素号寬厚長者者皆術數也

黃龍庵主徵教一百四章辨通一十五章讀其徵教如壯士前行百夫莫過能殺人亦能活人可謂有力者也讀其辨通如蓬萊弱水浩浩湯湯然懦而不能載一羽望其涯已解體矣涉之則沒溺學者當觀其徵無閱其

通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公論曰南華老人可謂入理深談使有衲僧之作略儘可爲人

化書云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其屈之狀而得蹢躅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

介
訓云甲也

介
訓云甲也

能加其功繩赤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公論曰子嵩知彼化之速而不知子嵩自化尤速於彼雖未形蹢躅介甲之軀一念之間則千變萬化矣苟在吾妙觀察智中則無所不利

周恭叔曰余所取友不取其知識朝徹才學過人唯取其孝義賢善爲最公論曰孝配天地義擬天地賢象天地善體天地孝義賢善不亦大乎其

孰為吾友耶

君子所至之處不介視玩好之物苟
介視之則它人以為已欲之畏其羞
之是以君子不介視之也若其對萬
物不動其心於蒙豈敢曰能則願學
焉蒙之徒必能之豈用久視之戒
子思曰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順受
其正此二者指學者入道之捷徑可
也若云得則失矣云受則不正須知

得而非得受而非受廓然大通不可
得而形言

有諸內必形諸外言兒可以觀小人
賢人聖人之氣象觀晏子與晏子之
馭者則知為晏子為其馭也觀子路
顏回孔子則知為子路顏回孔子也
人焉廋哉

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求其
放心而已矣苟求之則是放心一念

不生心則復矣何用求焉此姑就孟子求心而言若夫喜怒哀樂世念紛紜則是冗量受用孰云是心孰云非心何放何求哉

寂音尊者智證傳曰昔黃檗嘗遣臨濟馳書至瀉山既去瀉山問仰山曰寂子此道人它日如何對曰黃檗法道賴此人他日大行吳越之間然遇風則止瀉曰莫有續之者否對曰有

但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瀉山曰子何惜爲我一舉似耶於是仰山默然良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即名爲報佛恩風穴莫年常憂仰山之讖已躬當之乃有念公知爲仰山再來也又曰華嚴經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云云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方其執

手即入觀門及其放手即是出定又
曰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
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身今時邪禪乃相傳授以
揚眉瞬目豎拂拈槌為極則佛法幾
何不平沉哉圓覺經曰衆生妄見流
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
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
入非覺入故謂脫有能入覺道者但

成小乘非能入覺故曰非覺入故又
曰三祖粲禪師既以大法付四祖信
禪師乃祝曰謹勿言自我處得法來
粲公于時念達磨可祖弘法之艱難
皆為邪師憎害痛自謹耳又曰唐萬
回和尚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
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
恒常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
非照自圓通故首山臨終偈曰白銀

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
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果午
後泊然而化黑白兩忘之効也又曰
曹山本寂禪師偈曰從緣薦得相應
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
所吾師暫說不思議如竹林善會禪
師爲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有省
悟既出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
別有也於是覆其舟蓋信力尚微未

大通透故耳又曰永嘉尊者曰取不
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可以取
則法身有剩可以舍則虛空可逃離
取舍之心則如絮毬百衲置之閑處
天寒歲晚有時而得用也又曰黃龍
寶覺禪師作老黃龍生日偈曰昔人
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
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
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

仙宅什七三
室名黃

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
來三十六夫窮子追之即躡地常不
輕直告之即被捶罵是二者不知直
中有曲種麻得粟者也又曰翠巖真
點曾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
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
甚出得女子定莫有對者獨英邵武
方其問時以手搯其膝而去真笑曰
賣匙箸客未在我以謂英邵武可謂

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者耶公論曰智
證傳僅三萬言動謬佛祖之意略舉
此數端學者宜審之嗚呼蠢生於禾
害禾者蠹也寂音尊者以之

乾道間伊庵權和尚董天台平田有
士人陳德夫訪之曰大悲神呪舊本
作阿遊孕新改爲阿逝孕謂神人現
而正之如何庵曰呪乃如來秘密之
言十師未嘗譯也字或可改呪已譯

此新刊

名室三
年同上

矣子韶張公注般若心經呪曰揭諦揭諦注云逼逼曝逼曝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注云逼逼曝逼曝遂呈似大慧禪師慧恚曰子韶即得不然使後人例爲闡提尔遂損之蒙時在側不覺首肯之者庵肯之是肯伊庵肯大慧肯子韶

汾陽禪師作洞山五位偈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

新

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牙擬議鋒銜失却威其非者注者觀汾陽之言得無愧乎

宏智禪師隰川人主法句章天童日衆逾一萬指來之者猶源源不已知事獻議曰衆旣夥願奈窶空何敢請遏焉它日庾廩充內之未晚也師徐謂之曰然且夫人以道爲本道假人

以顯是衆也務道而彙集非可以術
致贏糧騫隙槩可貸諸是衆也不可
不立苟食滋而衆削是人之不存其
過窶空之憂不翅百矣子安之無預
是怛公論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霍峰九到洞山三上投子遂嗣德山
臨際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岳蒙
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承馬
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佛祖之意欲

人人自證自悟脫生離死本無一法
第相傳受而爲師弟子醜脣先師云
道須自得得而非得妙契本空具無
師智自然智直饒道天上天下唯吾
獨尊猶是傳語底人大丈夫爲先天
之師具全機之用故曰我爲法王於
法自在何拘師承之有今云師承者
必先覺而覺後覺不得已遂有師弟
子之稱噫末法浸衰與古復別今之

爲師者不問可否例以撫養收恤鑽
腋出羽意謂我宗盛大多有法嗣弟
子曰某入衆有年見師之後如卸重
擔如脫穢裘慶快生平盡得師道意
在提接冒名苟利而矣嗚呼哀哉前
脩既往如是之爲佛法幾何不陸沉
也耶

訂頑云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
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公
論曰塞之一字似挾太山超北海用
力多見功寡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一體我字早費脚手

遺書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
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
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
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

通公論曰於戲程氏之學今日見矣
乃知其從前所論性理皆是和會積
習的無自得非得之道

才勝德小人也德勝才君子也才德
俱勝故名聖人才德俱無故名愚人
與其爲小人不若爲愚人至哉言乎
可謂天下公論

公生明偏生暗苟私一毫則不明安
得公平蒙之所論自朋友講議晚生

請問耳目所實質於己證於道非以
愛惡之私去取亦非角技能售虛名
於人間世以授諸弟子庶幾爲善人
爲君子爲得道焉語未竟有客曰真
正得道人不見世間過叢林公論多
貶人之非何哉蒙曰有是言也語云
惡訐以爲直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是亦訐乎今之所論無他邪
者正之正者明之昧者使知之庶各

想人之非何若蒙曰有是言也語云
五穀盡入不見世間豈叢林公論參
無善子無野直無語未竟亦答曰真
欲入間世以舞語樂子無幾無善人
變惡之徒去邪亦非前好語善惡
請問耳目汝實實然曰益於真

是文四記上矣其家初古法一遍已化
序席百餘人 嵩山德

以書中於古未有初也 乞河南沈老
以印心命工用板因保多於平來

言未終

循其本客以為許不復論也

叢林公論卷終



110X
182
1